

正
誼
堂
文
集

正誼堂文集卷八

鄞董沛孟如

傳

鄞縣志樓鎬傳

樓鎬字燕甫素端謹爲鄉里所重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吉利陷定海鎬世居甬東以夷船必由江路來日勸諸鄰族募勇巡江以助官兵眾無應者比郡城陷文武官相率西走鎬仰天大慟曰堂堂明州素號忠義之地而無一人死節何面目見天下士耶奮身投江死越日家人得其尸面不改色二十八年

詔入忠義祠

鄞縣志盧杰傳

盧杰字卓人號幼竹鎬之孫生有至性童年事父以孝稱十三而孤事母益謹家貧僦居破廬不蔽風雨母又病澣濯炊爨皆身任之待弟妹極友愛盧氏故世家多藏書杰與弟椿並嗜學有聞於時道光十九年登鄉薦明年西夷構釁郡始多事三十年中籌賑濟饟率取辦於勸輸杰以學行爲鄉里推重當道皆倚之然公事外未嘗入一刺知府楊鉅源嘗曰非公不至盧君信無愧矣杰爲學務在實踐動不忘親常自指其手足耳目謂

此吾父母之所遺也何敢蹈非禮以辱吾親遇祭享雖
病必扶掖拜跪以薦墓祭必伏地而泣哀動左右西夷
屯江北岸將開馬道於鐵沙匯盧氏五世祖墓俱當其
衝燕往見酋長反覆辨論酋長感其誠許爲改道墓得
無恙鎬爲全祖望高第全氏遺書若七校水經宋元學
案並藏其家燕承先緒兢兢寶守水經稿佚其半覓得
完帙其後慈谿馮雲濠刊學案平定張穆刊水經皆燕
所出稿本也鎬與同門范鵬交至篤燕爲刊其存悔集
屢修宗祠葺丙舍營先世祭田厚視宗人暨姻戚朋好
縮衣節食以周其乏有兄弟以爭產訟求爲關說願饋

五千金燕曉之曰若以金與我盍稍益之以與兄弟訟
可解若先人亦瞑目矣遂悔悟罷訟其能錫類又如此
晚歲多疾簡出惟里中善舉猶月至其公所與同志相
商推焉以籌饒敘勞授光祿寺署正銜卒年八十五

鄞縣志董氏二節婦傳

樂氏年二十歸董璿事姑姚氏能盡婦道璿諸兄皆前
卒析產久矣諸姪貧而璿待之厚常斥己產以濟其急
姚以廢產咎其子樂婉曲勸姑卒成其夫之志璿歿樂
年三十遺子峻幾數歲樂教之嚴既長能讀書而體弱
多疾年二十六卒娶應氏監生嗣曾女少峻一年矢志

撫孤躬自操作樂晚年病風臥牀不起應謹事之峻有
妹嫁邱氏爲臨江知府學勛孫婦家已落應命子滋割
田養之樂守節三十二年以道光十年旌應守節二十
八年以咸豐元年旌

鄞縣志郭節婦傳

郭氏董孝梧妻年三十夫亡撫孤子烜克盡母道旣長
爲之娶婦年四十餘尙無子郭日夜禱於天泣而祝曰
妾有罪致殄夫祀願天降罰於妾身但使亡人有後妾
願瞽其目以自贖如是者年餘果舉一孫郭本無疾旣
得孫次日臥牀不能興兩目昏昏然無覩矣人皆異之

比其歿孫已四人道光十六年有司上其事旌表如例

鄞縣志沈氏貞節合傳

陳氏鎮海人字沈良珪未嫁而良珪卒女年十九誓不欲生父麟周慰喻之女曰苟不死當從兒志入沈氏門諾之家人循俗例爲具吉服女曰夫死之謂何而猶以爲美也衰絰往視含殮哭踊如禮自此坐臥一室備一婦伴之九宗三郈罕見其面越七年未嘗釋服卒絕粒以死屏當篋笥皆縞素也舅姑憫之以良珪之姪德銳嗣焉良珪弟良珣少好學讀書恆徹夜以是成疾卒年二十一娶朱氏長良珣一歲遺子堯甫十月朱氏曉大

義節哀順變攝家政內外秩如嫜朱氏本其族姑患篤疾三年不起日利下數十次朱侍牀蓐旦夕不暫離飲食皆手進之既卒舅槐復患利益以背疽每日吾糞赤當死朱謹視之日辨其色以告舅閱三月舅亦卒朱遭喪益謹門戶撫孤成立勞勩備至垚旣長以輸粟秩五品封朱氏太宜人道光二十九年有司上其事以貞節旌

慈谿縣志費綸金傳

費綸金字品南生有至性年十一喪父及伯兄哭泣之哀逾於成人稍長事其仲兄綸錫備極愛敬體素瘠兄

不欲勞以事而綸金事事先之每晦息伺仲兄既寢必持燈燭檢點門戶或以遊戲耍之瞿然曰此得毋貽吾兄憂吾不爲也仲兄病扶持抑搔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旬旣歿哀慟驚里郇咸稱悌弟遠近無閒言事伯嫂孫氏亦盡禮撫諸孤姪如所生積久不言析產無絲豪自私也道光庚子大疫死者枕藉費族子弟亦多傳染相戒毋敢往綸金獨親自慰唁爲謀醫藥病者皆起未幾遭夷難與諸父老率錢募勇守衛村社預儲米穀以備賑卹一鄉胥賴之以佐海運功授鹽課司提舉銜卒年四十七光緒己丑

詔以悌弟旌其門祠表如例子邦翰字屏周性尤真學
綸金歿哀毀得心疾小祥始愈生平嗜金石視世俗科
舉之學夷然不屑兩赴秋闈決然舍去循例得主事母
莊氏年高不調選逮母憂服闋或勸之出山邦翰曰向
爲母在而不出今出焉是利母之歿而若隱憾其不速
也曷可乎與羣從雖析爨而大功同財未嘗別異事無
大小稟從兄命惟謹待兩庶弟友愛終身蓋酷肖其父
云卒年六十

先文學公家傳

本生祖文學公諱璘字炳齋號圖壁曾王父鄧耘公之

長子也未弱冠應郡試太守陳石城拔冠其曹寶東皋
視學至郡選補諸生次年卽以第一人食黌宮餼嗣是
學使者至必置公文一等而公累試布政司卒不遇爲
諸生者二十六年公長身鶴立雙顴隆起眉有稜夜分
秉燭觀書目光外垂者寸許博覽四庫尤精於地理之
學嘗取

皇輿表一統志所載州別部居繪圖二百幅十數年而
畢功萬國勢要明如觀掌旁通風角壬遁兵符技擊之
術思有以見用於天下旣不遇仗劔出門北走京師流
覽畿輔之勝所過頽關古鎮荒城殘驛皆以商聲弔之

每臨風抱膝匡坐鼓琴山木振響虎豹皆嘯宜勇伯和
琳奇之走書幣延請公恥其人不肖就會曾王父手書
趣歸剋日引道是爲乾隆辛亥公之年未三十也公生
平輕財重義急人之急揮金如土方在北時從祖錦川
流落宛平公挾以偕返鄔訓導芥宮貧不能赴任公資
以數百金族父慎之有捕亡之慘公與以千金塾師屠
仰臺歿經紀其喪身雖不遇凡鄉國利病輒與有司言
之持論諤諤未嘗少挫而內行尤敦篤從嫂張氏悍而
無行自奉甘旨而以菲薄參其親子病復苓之費錢以
緡計者千餘公悉爲代償其媳殷氏方寡居公懼其有

變志給資廩無缺兩婦人不能如其浪費屢肆謾罵且
形詞訟久乃解公諒其爲女流終不歧視也家中人
產以好事遂致竭蹶故人子有爲松江守者有爲嶺北
道者皆貽書招公公謝不往願嘗一應李忠毅公聘當
是時忠毅公督兩省軍開總統幕府戈戟森嚴標下士
佩刀入謁無敢仰視公獨長揖就坐指畫形勢動中肯
綮忠毅歎曰吾向以君爲文士不知經濟乃爾也少需
之當奏畀一州縣未幾而忠毅陣亡公終其身迄不能
得一遇公初學於董大令小鈍繼學於邵閣校二雲文
譽隆起又嘗學劍於王純安爲羅臺山再傳弟子故師

傳卓卓不同於世之齷齪小儒者其不遇也天也公內
行詳於家狀外事見於徐綺城所作傳文不足以稱公
又以公爲明經亦非其實沛參攷舊聞質以先大母之
所訓迪者略著於篇

先訓導公家傳

王父訓導公諱琅字純齋學者稱岷先生公少讀書
自以資鈍刻苦如成人循環誦習夜三漏乃休業遂大
進左都御史寶光勳三督浙學所拔多名士公兄弟連
歲受知光勳手書獎諭勉以洪王家學乾隆乙卯鄉舉
入京戶部侍郎蔣賜棨延爲記室遂盡交諸名輩縱論

古今凡學術之異同文苑之流派兵刑財賦之經制無不窮源討委卓然有見其大概

仁宗睿皇帝既親政念流寇之未靖下詔求言自庶人以上皆得直陳朝政闕失公時以外艱家居遂應詔曰臣惟

皇上親政以來手除大憝綱紀肅清天下之人想望丰采臣思今日急務莫切於安民欲安民必先除盜然必足兵足食而後可以除盜尤必選擇諸將在在得人而後可以足兵足食其議兵者皆曰滿兵不宜徵調懼用奢也緣營不宜召募懼律疏也鄉勇不宜支給懼饑竭

也然而滿兵之徵調可以壯聲勢綠營之召募可以資
彈壓鄉勇之支給可以保固里社不至流而爲匪臣故
以爲猶後也其議食者皆曰軍興以來費帑七千餘萬
矣欲修城則虞費欲築堡則虞費欲整刷器械則虞費
欲安插附降則虞費上請大官大官匱矣下派小民小
民騷矣然而事例旣開急公奉上者必至流民旣服屯
田輸稅者必多革軍營之陋習則酒肉笙歌之費可省
禁將士之旨功則花紅羊幣之費可省臣故亦以爲猶
後也惟是三軍之令聽於將國家之權寄於將百萬戶
之命懸於將無將而浪言兵是使狐合羣也無將而浪

言食是使鼠盜粟也臣觀從來諸將實未得人畢沅文士非統督之才惠齡具臣無經略之效永保脂韋小人福甯土木凡偶秦承恩疏防於關中英善逗遛於益部景安之縱賊人誚爲迎送伯矣勒保之誘降且冒封威勤公矣明亮過於持重不能力追宜綿自顧衰殘豈堪總統臣非敢薄視諸臣然爲國家深慮長策此輩白面書生統袴子弟漫而置諸軍弁之上賊何日可平伏惟皇上特伸乾斷加不次之擢運不測之權別簡大臣永殄流寇庶可事事整理爲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臣苦塊餘生本不應妄議國事

第

皇上亟於求言敢援金革無避之例昧死上書仰祈
聖鑒臣不勝戰慄隕懼之至拜疏畢使人賫達通政司
通政司以疏必親遞格之轉投都察院都察院亦不受
使者旁皇而歸公乃詣行省謁諸大吏請其代奏諸大
吏索觀疏稿相視駭愕口噤不能語主者索金不得復
媒蘖之置公奏銷案不上公遺書責之亦不報於是浩
然東歸不復措意天下矣嗚呼以

睿皇帝之求賢若渴又值天下多故志士可以立功之
秋公抱用世才卒不獲見用於當世是固公之不幸也

抑非特公之不幸也公既歸里栽花藝竹儲藏四部逾
萬卷專力窮經而尤邃於周禮取前儒所疑論者牛毛
繭絲辨晰明暢使周公之制作曉然大白於天下弟子
自遠方至者日以數輩多卓卓有所成就嘗自歎曰吾
愧不能紹盤洲厚齋之學以負竇公之期許也公以孝
廉需次得選新昌訓導未任而卒年四十有九所著周
禮輯說愛吾廬文集多散佚無完書徐錫珪銘公之墓
且詳上書本末比之以賈誼盧涓識者矧之公初聘俞
孺人續配李孺人側室湯氏汪氏俱無出以伯兄之子
嗣焉是爲先考

慰堂先生家傳

先生諱岱字穎耕自號慰堂沛季父也幼端謹束身規矩不失尺寸稍長好學頗喜汎濫嘗取毛詩四子書博采箋注攷證之說繫諸眉端蠅頭滿幅非細心者不能辨也年二十幡然自悔日取宋元以來諸子粹言研究討論而身體之作澄心錄一卷其言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本荀子所引道經而古文尙書襲用之黎洲謂人心之危卽荀子性惡本意語雖過當然天理人心是古今來常語天理自在人心中而乃以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說成冰炭終非正諦又曰心卽理也延平云當

理而無私心似乎兩截然如霸者之尊王則當理矣不可謂無私也釋氏之入定則無私矣不可謂當理也必如延平之言方爲圓到又曰白沙之學以靜中養出端倪爲宗旨意主於自然而其弊乃至率略放曠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爲宗旨意主於簡易而其弊乃至汪洋恣肆陳王巨儒非後學所敢妄議然入手工夫終以主敬爲無弊也又曰居敬窮理朱子宗旨自是學知氣象其高第爲魯齋以真實心地刻苦工夫二語傳及門則是困勉一路此二語洵下學之指南矣又曰一震之威雖悍夫無不警惕能時時存此心卽是入道門徑薛文清

云敬天當自敬心始愚則曰敬心當如敬天然又曰字
書釋明爲正儒者之正心卽釋氏之明心也但儒者從
實地推行釋氏從虛空悟入耳又曰老氏之無私一念
不生也心如槁木靜一日有一日死氣聖人之無私一
念不雜也中具太和靜一日有一日生理此孔老所由
判也又曰近今學者好詆宋儒皆於儒先之書未嘗體
會也惡陰類也善陽類也明善以復其初卽易之復也
而必謂復其初三字出於蒙莊是不讀易者也且卽令
出於蒙莊借用字面亦復何礙論語無爲而治不出於
老子乎又曰存理遏欲養心之要議者謂欲可寡不可

絕譏程朱以意見殺人不知當飲食則飲食當寢息則寢息皆天理也貪之縱之是爲人欲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亦謂人之大欲存於飲食男女中非謂飲食男女皆人欲也能遏欲自然存理程朱教人何嘗屏去飲食男女乎此類誣妄之辭真不值一哂也未埒求止文一篇大略謂作聖之基自知止始凡人汎汎然東西靡定者皆自棄自誘虛生於天地閒也務求其當止之所而時惕之而日進之則庶乎爲學亦庶乎爲人矣甫二十三遠卒先生蚤歲著書於講學家遞傳之緒確有心得使假之年不難與楊園桴亭諸公相伯仲而惜

乎其蚤世也配李氏以節旌無子立兄子濂爲嗣

正誼堂文集卷八

正誼堂文集卷九

鄞董沛孟如

記

重修東鄉縣學記

江西有夫子廟始自晉太康中豫章太守胡淵所創建也唐大厯初袁州刺史蕭定改建州廟自爲之碑於是乎有記宋興詔天下立學江西學記冠於海內北宋六家三隸本籍永叔記吉州介甫記虔州子固記筠州記宜黃而蘇氏兄弟蜀產也子瞻則記南安子由則記上高南渡諸家莫著於周平園而平園有萬安廣昌贛縣

三記元氏諸家莫著於吳草廬虞道園而草廬有臨江
建昌南安臨川宜黃樂安六記道園有袁州撫州新昌
分宜都昌新喻新城七記他若明復記贛縣秦伯記袁
州南軒記宜春象山記貴溪晦菴記信州記鉛山圭齋
記金谿曼碩記豐城皆傑構也有明一代學記愈多芝
山一峯二泉整菴東廓南臯諸君子咸以鄉士大夫記
郡縣修學之事雖未必方駕前賢而規矩準繩猶有高
曾遺意卽以東鄉論之近溪千子並有學記亦諸家之
流匹也

聖清二百餘年禮教大備江西稱腹地雖閒涉兵火之

厄而興復相踵，絃誦之聲不絕於路，願嘗流覽學記名作絕少，求其視古無愧者，魏叔子之記新城，施愚山之記安福，差可稱已。余以光緒壬午試令東鄉，循故事釋菜於學，周覽殿宇以及門廡垣壁，皆朽敗不治，崇聖祠正耐諸位，鐫寫粟主又不合典例，爰命諸生重事修葺。圯者植之，罅者彌之，缺者完之，污敝者易之，違錯者正之，營度三月，費錢四十餘萬，上不支帑，下不累民，胥出廉俸以襄其役。既訖工，諸生來請記，嗚呼！千百年來江西之學記備矣，闡聖道者有言，廣文教者有言，明吏職者有言，正人倫者有言，初何待舛陋之文續諸家之緒。

邪諸生誦法先正心體而力行之可以卜修可以兼善
其有益於學問非淺鮮也故舉諸家之文之著者詳列
其目爲諸生告謹謝不敏亦願邦之人肄業及之爾光
緒八年六月吉旦知州銜署東鄉知縣鄞董沛記

重修建昌縣學記

光緒九年秋八月江西提學使者陳公寶琛檄所部郡
縣參考典禮從事學宮以副

朝廷隆道尊師之意其言曰自宋以來詔天下立學至
今九百年矣

聖清受命欽崇之禮超軼前代宏綱支目布在方策自

京師太學以達於四表格恭遵守毋敢違越大盜亂東南江右糜爛廟學圯毀胥爲焦土賴

先帝神聖削平方夏揆文偃伯與斯民更始郡縣學宮以漸興復惟時長吏有哲有愚有諳曉掌故繩準不愆有舛陋寡聞鄰於鄙倍使者竊聞之崇聖祠五王宜書公也或不書五配五從祀宜書氏也或不書孔廷配若哲宜書子也或書字與名兩庶賢若儒宜書名也或書氏與子甚或增祀之主關略未備頒定之次前後錯列非所以光大典也使者承

天子命視學此邦庠校之政使者司之凡有譎奪豈惟

百執事之咎使者與有責焉郡二千石其告屬城令長
洎文學博士詳稽厥制一如大宗伯成憲毋怠毋忽檄
到如律令先是王三月建昌尹董沛初蒞縣事釋奠先
師循覽垣宇污敝朽漏慨然以修學自任載審粟主舛
繆滋多略如提學使者言尤不可無改也教諭桂君林
開訓導楊君大勛咸贊其議量度工費規畫頗巨將與
鄉士大夫勸率民財通力偕作而其夏大旱縣苦饑饉
災傷滿目不能以輸粟令重累吾民乃出俸金擇要修
之經始於七月乙酉爲三旬之期次第告葺材木瓴甃
黝漆之屬計錢四十五萬八千有奇越月癸丑牲幣奉

安交頌成績諸生觀禮者請紀斯數沛自幸修學之舉
與使者若符券也爰具公牒復於陳公刊石繫辭俾後
之人有考焉

重建育嬰堂記

甯波育嬰堂在郡城永豐門內

國朝乾隆丙辰吾郡人所勸建也閱時寢久堂以廢壞
道光初南海李公可瓊觀察是邦乃檄鄞縣孫侯巖重
葺之中爲正廳右爲門前後爲乳房宏敞堅樸咸中程
度越三十餘年而有粵寇之亂垣宇皆毀寇平力未克
建因循者有年同治戊辰丹徒戴侯蒞勤任顧而歎曰

是堂之建百餘年於茲矣讀李觀察之碑仁言藹如所以望後之守令者良切也今

天子躬中興之運削平大憝嘉與海內民庶宣布寬政而撫育之吾忝守土官而於惠養斯人之舉聽其湮沒無以稱

上德意非職也乃與鄞人陳太守政鑰董司訓坊籌措經費召土木竹石之工相其故基以掇以築經始春莫百日告成郡之人趨其事而樂其竣之速也僉拜侯功而祀之翼室嗚呼天下事之成與否豈不視夫其人哉是堂隸於郡雖屬縣公有之事而吾鄞號倚郭故一切

興作惟鄞令司之乃一壞於嘉慶之季年而孫侯振其緒勸義輸清積產而堂之用以充再壞於咸豐之季年而戴侯復其規仍舊貫興鉅工而堂之制以肅非其畱心民瘼惡能若是之惠且勤乎維昔周官以慈幼爲保息之一而

皇朝垂定制自京師以達省府縣皆有養嬰之所此王政之首務也康誥曰如保赤子以誠求之心行願復之德此之謂民之父母而況其眞爲赤子也而願可恕其死亡而不爲之地也侯之是役仰以體

皇仁俯以軫民隱其可謂知所本也已侯名枚字幹亭

以江山令調署鄞縣其年九月調錢塘既去而民益思之咸謁余紀其事同治十年二月鄞董沛記

恆德堂記

皇朝于惠黔赤振恤安養之政靡所不備又慮死者之無歸也歲戒郡縣吏巡省管內掩覆其暴露而時舉之薄海內外沐浴乎醲厚之澤通漠贊幽疹厲不作蓋已二百餘年矣然經費有常制地籍有定額有司奉行有善有不善則惟里閭好義之士時出其私財以佐守令之不逮而其事乃彌廣焉鄞表海爲國大嵩距城九十里尤東境之近海者舊設同知司海禁道光初移駐石

浦惟一鹽官蒞之附近村鎮則統於縣其地饒魚鹽竹木茶葬之利其民敦本業大率有恆產其俗以任卹闕救相尙履正急公好義不倦同治己巳諸大姓相率出資置公田二百八十餘畝歲收其租製棺槨以給貧乏冬春之交檢視原麓收遺骸治瘞冢東西五十里南北三十里周歷之惟謹乃構公所於大嵩城西南規制堅樸不斲不繪旣成顏其堂曰恆德而蔣君淮周君冕來請記夫四明固義鄉也余忝長吏之聘纂輯縣誌邑中義學義渡之屬亦已分隸門類昭示後來而如養嬰卹寡惠藥成梁以暨修墓助棺別爲公所則又標善舉之

正言堂文集卷九
目附諸風俗以徵吾鄉民氣之醇今大嵩介在東隅而
此堂以眾力肇興不四五年遂與郡之永濟同仁相峙
皆由我

國家久道化成無橫征疲役之擾故斯民樂於耕鑿能
以仰事俯育之餘助不給而憫無告此一舉也俾長逝
者之魄安於所歸不至有風日凌鑠溪壑衝潰狐狸蠅
蚋食嘍之慘何其惠歟東湖之東太白之側巍乎此堂
永世無極由是而推焉日積月累以次第成它善舉當
亦諸君子之所加意者矣同治癸酉十一月縣人董沛

記

球山義學記

道光十年十月吏部言兩浙道鄞縣貢生朱兆甲敦尙
義行加惠州鄘倡建鄉塾以裨文教時則有若國子監
生朱行正帥先輸資爲錢百五十萬履正急公聞者興
起於是王申圻蔡宏率六十萬龔槐王寬率五十萬朱
學書朱善繼王德驃率四十萬朱善本杜德輿率三十
萬用以克集工以克舉迺構球山義塾於所居咸祥鎮
有堂有齋有門有垣有庖有涵承學之士肄業其所春
誦夏絃聲溢海表臣部伏稽

皇朝掌故寰海士民以義行上聞者

旌賞如制今朱行正樂善好施奄及殂殞宜下浙撫行所司建坊表厥宅里王申圻以下若而人量授冠帶榮被其身朱兆甲董勸有方明諭撫臣頒賜堂榜礮石刻名垂示永永謹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年十一月尙書符浙管以達於郡邑拜命之家忭舞

帝恩迄今四十餘年歌頌不替同縣董沛諗於眾曰維咸祥之地昔之所謂鹽場也屏巨流隙夷島有征權之官以算其緡知言利而已有屯戍之卒以衛其險知尙武而已

聖清久道化成海隅日出之邦休瑞竝至乾嘉以來官

司遂以今名名汛

乾隆鄞縣志已稱咸祥汛

諸君子生長

盛世一變夫往代澆弊之俗而以詩書宏啟發俾鄉國俊秀居於斯食於斯教誨於斯斯可謂義也球山之側士安其宅以詔子孫縣縣翼翼後之人克迪前緒擴而充焉庶無負

朝家褒錫之德

啟文義學記

井田廢而恆產匱則有義莊以濟其窮學校衰而恆心亡則有義塾以興其教二者雖不同而所以爲世道之

計則同也往者朗岑程侯嘗與邑之薦紳構城中四小學爲貧無力者誦讀之所諸大家聞風繼起若大墩之徐雙井之陸湖泊之董鄞江之朱竝設家塾以教子弟是皆推本先王立學之意以端斯人蒙養之原不可謂非義舉也余嘗謂君子收族之義較守令之訓民有更深焉守令之於民初若相近及其秩滿而去不能不日卽於遠然而循良之吏猶亟亟焉謀之若君子之視其族皆祖宗之所推也生而爲父兄莫不教子弟以讀書歿而爲祖宗有不願子孫之向學者乎高貲富人出其餘財以興義塾苟能公之他族舉一鄉之貧無力者而

盡隸之而盡教之豈不誠善舉然而不能者何也費有所窮而惠有所難繼也夫惟推祖宗之心使吾族之貧無力者皆得謀一几一硯之地以爲讀書勸是亦可以無慊矣於是蜃池周氏構義塾於其宗祠之右而名之曰啟文考周氏系出中大夫鄞江先生之後鄞江嘗建文嘉書院於黃公林久廢不存蜃池之周去黃公林不數里吾友一英謀創義塾以存文嘉之名請於其叔端珩及從兄一誠良煇僉議克諧割己產歸之且令族人捐田十畝錢五百緡以上皆得耐祀於塾眾踴躍輸其財經始於道光己酉之冬告蒞於咸豐癸丑之夏得田

百十五畝歲收租入以充脩膳膏火之費一英謁余曰願有記夫四明固學藪也而周氏又四明學譜中之眉目也慶厯五先生而後儒林草昧漸啟文明中大夫連於范氏以文正忠宣之統表率鄉閭而其時陳忠肅公方倅明州爲周氏之壻相與講明正學力闢新經前輩典型於斯可想而況導其前者有銀青之風雅翼而起者有承奉之高標皆足爲門戶之盛乎諸君子襄建義塾光啟前人之緒而佑啟其後人不必侈言一鄉也而推祖宗之心以收吾族亦足存先王學校之遺意矣巽湖在北錫嶺在西山川之秀發爲靈奇異時扁舟過訪

將有絃誦之聲洋洋入吾耳者何莫非周氏世德之光亦何莫非端珩諸君繼承之力哉故樂爲書之

善教堂義塾記

杖錫山爲四明主峯距郡城百二十里漢人所謂四明山心者也

國初李君齡一自永康來卜居其麓子姓繁衍至數十家以其氏氏地曰李家坑屢世力田隱德不耀洎學秀君有志族塾欲以詩書之教啟迪稚魯銖積其資工弗克舉乃命二子聖良聖恩踵爲之同治戊辰良兄弟相地於宗祠之左內齋外門次第偕作割田五十畝以充

脩膳膏火之費既成再拜請記於乎

開國之際四明固戰地也西陵軍潰監國東行遺臣故老假成旅之眾經營巖穴以挽荒朝之末命於時王公完勳在杜壘張公蒼水在平岡李公研齋在東山張公雲生在大皎小寨支軍若金湯邵一梓俞國望之屬尙多有之八百里之間壁壘相望腥嵐血瀑草木皆兵山之人流離轉徙其能完室家而安生聚者蓋亦僅矣何暇謀几席之地爲讀書計乎迨夫

王師底定小腆沈夷

興朝以輕徭薄賦之政保艾我民父老子弟遂得課耕

稼樵牧之恆業以自遂其養而齡一君適其時東遷樂
溪山之勝奠定所居沐浴乎干羽之化亦既有年家風
敦樸以詔以勉至於今宗支秀發隸名上庠乃能推先
人遺意精廬腴壤以加惠於族人何其篤也吾是以知
國家久道化成之效而爲吾鄉風俗慶也四明隸郡境
舊有圖志其所載者名賢之別墅高士之隱寮縉流羽
客之宮宇耳卽諸忠遺壘亦以忌諱不詳而況其他也
今以李氏之族塾標舉於洞天福地之中俾夫絃誦之
聲與巖壑相應和亦足爲名山增重矣堂三楹顏曰善
教良字思軾恩字思棠齡一君七世孫光緒建元二月

記

留餘書塾記

維王氏世居鄞東介塘先生以翰林起家而其族始大翰林死於諫稱直臣其弟杰攝守大名其姪爛司訓丹陽皆有聲譽勝國三百年東人之望也逮入

本朝寢以衰替相安於農賈而衿佩簪紱之緒蓋焉將絕道光丁未裔孫忠璋忠燮客滬上相與言曰吾氏故名宗而詩書之澤比無繼之者教之不先而率之不謹也乾嘉以來鄉人之爲義學者多矣吾仿之而爲吾氏讀書者謀几席之地幼而學之馴而致之庶其中有中振

者乎於是各出巨金畀其肆以資營運廉三貪五歲隸別籍而族人孝臨孝廷忠慈全訓亦各以貲入明年忠璋卒其子震筦其事越咸豐甲寅積數旣羨乃購沃田百五十畝而儲其田租爲異時造塾之用同治戊辰忠燮亦卒震以父叔繼歿營學之事責於己而愈不可緩也遂以次年相地度材構屋於宗祠之旁正樓七楹左右廂各一繚以垣墉堅樸如制顏之曰畱餘書塾而其族忠雲復以金佐之蓋自勅議以至告成凡二十有三載於乎艱哉昔在前明吾東人以閎閱世家稱一邑冠冕固不獨王氏已也韓嶺之金梅墟之錢橫涇之陳迴

江之吳若李胥有聞矣然百餘年來隱約不耀無能續先人之盛豈惟運會使然抑亦人事之未盡也成周之制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王道之本卽霸佐如管子亦傳有弟子職一篇非以蒙養之功爲不可忽乎今王氏子孫乃能深思夫門戶不振之漸而以義塾興起之其可謂知所先已繼自今賓請碩學勤課諸子弟俾無荒於業而益有以光大其宗則所以寵臨祖考而昭示後昆者將於是乎在也吾願王氏世世子孫交勗之焉

鄭氏思本堂義莊記

以吾之所有益人之所無仁者事也而自來贍族之田

率以義名何哉博施濟眾堯舜猶病環顧千百家而汲汲焉待一二人之力而衣之而食之其力必有所難周而其心亦有所不憚施者倦矣受者無窮將使族之人安坐束手而享溫飽之奉是導之爲游民也奚可也故行吾之仁要在斷之以義義者何宜也族之人自有其力以養其身非吾之所宜知也曰鰥曰獨曰廢疾則窮民矣然而衰殘癯瘠之人留其待盡之生而餘其垂死之息其周之猶易也爲日促也若夫盛年之寡婦稚歲之孤兒其身足以承宗祧之重而延薪火於子孫其力不能任耕稼之勞而免飢寒於旦夕其來日方永永懸

百變之境以相待而或困於無依則且貽門戶之辱而遭溝壑之慘族不幸而有是人也君子之所不忍聞也行吾之仁而斷之以義其必在所先矣東錢湖鄭氏吾鄉之巨族也其賢者曰櫛城君嘗置田八十畝以恤族之孤寡構堂三楹爲資給之所此義舉也瀕湖而處者不一宗匪獨鄭氏也其有力者不一家亦匪獨櫛城君也而鄭氏乃以義聞嗚呼當粵寇之變君兄子弼庵先生屏跡空山不受僞署槁餓七日以身殉之義也其勇也而君於亂離甫定乃能以惠濟之心施及於貧弱無告之族屬其義也仁也叔姪同時所以爲義者不同而

目之曰義則同也同治庚午君既歿諸子聖鐸等介彌
庵先生之子世洽來請記爰卽義莊之所由名者而釋
之如此其莊中條繫之約具於別籍茲不復贅云

正誼堂文集卷九

正誼堂文集卷十

鄞董沛孟如

記

櫟木廟記

古之所謂循吏者本儒術以爲治而已世之衰也庸陋
鬪茸之守長交錯於郡縣而一二明察武健之才乃以
鈎距搏擊著聲當時而垂光來世其於先王齊治之政
所謂求諸本原者概乎其未聞也則不學之過也有宋
多大儒洛閩諸子以守先之學施於有政雖當時不竟
其用而偶見於吏事者皆卓卓可法以吾鄞論之船塢

有晁景迂涑水之學也縣尉有滕德粹新安之學也倉
司有呂大愚明招之學也局局於卑官末秩之中而流
風善政到今稱之儒術之有裨於吏治豈淺鮮哉鄞治
東四里舊有櫟木廟以祀宋縣令張公歷數百年尸祝
之不替公固康節先生弟子而吾鄉循吏也康節辭潁
州之命未有所設施而一傳如公遂與周普城姜六安
侯武陟竝以賢令尹爲師門增重其修廣德湖也南豐
曾氏記之其復放生池也承奉沈君稱之行仁民之政
以及於愛物而汲汲焉表揚大隱之墓崇尙儒先爲吾
鄉端教化風俗之本尤不可及也古之所謂循吏者公

其庶乎而論者動訾儒術爲迂闊亦徒狃夫近世功利

之習而不知先王之所以爲政也敦詩書而說禮樂將

帥出焉況其爲親民之職邪公諱岫字子堅見聞見榮後錄

陽人見延祐四明志與弟嶠同登進士第見書錄解題熙甯元年以

太常博士爲鄞令見沈遼放生池碑遷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

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見南豐集歷京西路漕司案樂城集

公授員外郎敕云將漕右輔民不告勞又郎中敕云出使近郊入贊民曹則知公曾任漕臣也宋制京東西並

有轉運使資淺者爲副使爲判官敕稱右輔自是京西特使副判不可考耳戶部員外郎郎

中見樂城集廟以櫟木名者或謂公蒞吾邑曾植此樹於城

東故以誌甘棠之愛也其說當可信云

岱山廟記

有隋右禦衛將軍陳公稜以將家子仕煬帝之代外征
流求內討江淮諸寇功勳爛然爲時柱石遭江都之難
縞素發喪改葬帝於吳公臺下哀感行路後以失軍爲
杜伏威所害殉國之忠與來護兒堯君素諸公齊烈百
世而下聞者奮興是宜有祠以訓臣則余考王甯軒四
明志稱昌國州之岱山有陳大王廟相傳謂風雨晦暝
之夕有石浮潮而上民負至數里豎其石若有物憑之
自言爲陳將軍且聞甲馬之聲往來空際民卽其地廟
焉宋慶元元年賜額英威溥祐元年侯封靈濟此吾郡

所以有將軍廟也舊記有言明初信國湯公巡浙海懸
島居民悉移內地而岱山民周氏滕氏趙氏三巨族則
遷鄞東之瞻埼盡室登舟中流風作有泛木隨舟後晝
夜不舍拜而舉之波濤頓息乃以此木刻神像營廟以
祀仍榜之曰岱山此吾邑所以有將軍廟也雖然二者
之說皆非先王制禮之意也凡祭有祈有報而報之義
有二或報其利或報其教則秩宗典之戴記云地載萬
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
教民美報焉報地食其利也報天服其教也推是以論
人鬼爲名宦爲鄉賢有功德於所官所生之地必祠而

報之卽親地之義也不必官於斯生於斯而其豐功大節足以垂範來禩而興起人心則亦祠而報之卽尊天之義也陳將軍當陽九之厄以一死壯臣節其生平勦伐昭著中外雖天下祀之可也何必以神奇恟恍之說爲吾郡邑稱邪廟舊在前山之麓萬厯癸巳遷西山之陽

皇朝乾隆辛丑改建於石家園基址狹隘規制弗稱同治癸酉祠下周冕周桂森等偕里人重拓之殿廡門垣崇闕踰舊數月落成胥謁余爲記余爲言將軍之所以宜祀者揭諸廟中無使知禮者議其後也

重修賀成廟記

季真先生以清風亮節照映千禩實產於明而終隱於越故二州人祀焉鄞之有廟莫先於月湖之逸老堂南宋莫州守所創建也其行廟在縣之東南高武部謂里人不便瞻拜別構祠奉之度其時當在宋元之交而張尙書嘉靖志乃謂唐季有之此未然也寶慶延祐至正三郡志所載祠廟綦詳而無是祠果其建於咸通何待東沙而始著哉廟初在林郎堰明洪武中里人王道源移建今地題之曰賀丞廟廟右爲王氏祠楊參議撰祠碑詳記其事

錢氏鄞縣志金石列是碑爲廟碑誤

夫先生之官則祕書監

也雖亦涉歷少監而未嘗爲丞丞之階下於少監奈何
不學之徒妄取里社之先賢而貶降其秩邪其改丞爲
成不知始於何時聞貢士縣志謂舊在江滸曰賀家庵
新徙而名以成俗改爲丞然考參議祠碑則當徙建之
初已曰賀丞非由成改丞矣周鄆山撰廟記反以丞爲
是而以成爲非何不取新舊唐書而一核之也吾鄉之
祀鄉先生惟大里黃公爲最古次則賀監耳黃公之爲
鄆人以虞仲翔之言信之賀監之爲四明人以同時送
行之詩信之其自稱四明狂客也或且曰取鄰近之山
隨意署之也至諸公之詩皆稱送賀監歸四明安有非

四明之人而可曰歸四明乎所異者黃公之廟譌爲黃
姑賀監之廟譌爲賀丞一則男女之別一則尊卑之殊
以明確可信之鄉賢而里俗流傳舛謬若此洵不可解
也廟之外爲耕藉地鄞山記中鋪敘農事以賀秋成相
比附其論亦新然改丞爲成徒以音同故耳非必其有
義也同治甲戌里人重修是廟屬余爲記乃舉舊說之
誤而詳辨之若夫表先生風節昭示來許以起里社尊
敬之心則自莫州守以來吳制使劉左司諸公之記言
之備矣無待余之贅述也

重建蔦蔭廟記

宋建炎之際明州以高橋戰功稱中興十三捷之冠蓋自金人敗盟由河朔擾中原以直達於江浙名藩巨鎮相率委棄不敢以隻矢抗顏行而吾州僻在海濱乃能一戰勝之於以作諸帥之氣俾得力振危疆完東南半壁之局此其所由稱首功歟雖主兵之張俊卒以棄城貽禍痛憾至今而當時致命宣力之士要不可無報也鄞南有蔦蘆廟祀宋將婁公按三茅志公諱安世以智勇爲將建炎初與金人相拒破萬軍以安此土故州人祀之高宗幸明紀載綦詳自宋史四明志而外若建炎筆錄繫年要錄中興小紀北盟會編李氏王氏航海記

諸書皆不著公姓名或且疑三茅志之無證然是書雖出於何爾昌之手而實元人豐灼底本也灼以名薦紳纂輯鄉書羅列宋元事蹟至爲賅備其去建炎之時猶未遠也桑梓舊聞徵信而載之固有他人所不及詳者吾觀上虞志武經大夫夏榮以高橋之戰身被五十餘創是何異党用耶橫之烈也楊慈湖撰舒文靖墓志承議郎舒卞禦金有功鄉人銘績焉是何異李侂任戢之義也而皆不見於他書則知當時功狀其湮漏者多矣何必於婁公而疑之邪嗚呼明州之捷煊赫於一時張俊以此享大封膺重爵然而高橋之廟後人且擬廢之

婁公之姓名爲策勳所未及疑若寂寂無表見然而葛
蘆之廟後人尸祝之不衰此好惡之公心愈久而愈不
泯者也君子以身許國不爭一時之榮晦而爭千古之
是非觀婁公之事而益信直道之在天壤閒也廟距城
三十五里舊制狹隘同治八年祠下鄭文詩等廓而新
之宏敞煥麗有逾於昔而吾宗人繼泰來請記昔謝山
先生有高橋廟改祀議欲罷張俊之祀而祀劉相如諸
公其論甚正然如夏榮舒下則謝山亦遺之也婁公之
功生不獲與任存王進之輩蒙一級之獎而身後廟祀
獨歸然而長存以視相如諸公蓋過之矣余故備著其

事爲世之立功者勸焉

石浦王公廟記

象山縣石浦有東門寨者屏陸隙海爲吾郡之要鎮元
代設巡檢一官專司其地而莫著於攝任學錄王公蓋
當至正之世方國珍兄弟驛騷海上邊關大吏搯擊而
莫敢誰何而公以儒官末秩膺一障之寄綿歷六載卒
使孫盧草竊之輩駭愕退避不敢入寸尺嗚呼何其偉
也公本象山著姓祖父以來世稱善士逮公之身敦厚
有義行扶危振乏鄉人德之以通蒙古書薦授慶元學
錄黃巖盜起都元帥總管以下或憚其鋒或利其賄温

台之民從賊如鶩而慶元一路亦復惴惴不保公被行
省之檄攝東門巡檢乃與慈溪縣尹陳文昭昌國州達
魯花赤高昌帖木兒力抗之方氏睨於海以其風艘火
矢之盛屢潰浙省之軍而三人所守之地晏然無寇警
遂招大吏之忌陰縱方氏沈文昭戕高昌而并去公於
是國珍兄弟坐收三郡拜丞相衢公之命傲岸於浙東
者十有八年假使朝廷知公之才重公之權畀公以鈐
東海道之責亦何至高官重爵餌盜而養其奸乎而惜
也元政不綱而公之未竟其用也公既罷官屏跡不入
郡明興東下方氏而有蘭山賊之變公率鄉里擒其渠

而馘之守吏上其功公曰吾求靖吾鄉耳豈以是媚新朝哉卒不仕未幾遭誣陷被逮死於獄蓋公以東海之孤臣抗西山之大節其惓惓於故國者公不忍有忘元之心則其彰彰於故鄉者民豈忍有忘公之心哉宜乎到今五百年而尸祝之不衰也石浦舊有廟以祀公稱之曰王將軍非名也鎮海董君大川客其地嘗拜公廟而丐余爲記余按公之狀作於正學公之墓銘於潛溪而象山城內之祠則縣人姜氏實記之余更何以益哉亦姑綜其大略以塞董君之請而已

石池廟附祀夏公記

鄞治東十五里有石池廟焉廣靈鮑王之行祠也廟始於宋太素夏公實建之公既歿里人肖其遺像祔祀右室元明以來屢著靈異陳吉安本深嘗作夏公靈跡記勝諸龕中同治丙寅廟災記亦燬越四年己巳新廟成祠下董沛嚮讀陳公之記稍嫌其未盡乃重記之公諱文太素其字鄞縣人也輕財好施以義俠著嘗於所居之北建望煙臺每登高而視察鄉里有不舉火者訪其姓名而賙卹之終其身不怠故既歿爲神邨民以八月舉秋社昇公之像少駐盛墊橋而四周視之橋固與臺址近而邑以東徒梁之最高者民望公之加之惠而歲

歲巡察之也猶前志也明州諸屬邑遠逮蘇松以及海外商艘戰懼漁舶經行之地凡疾痛之無告風濤之不測往往乞命於公其應如響蓋與危學士胡尚書所稱鮑王之神前後若合符節此其大較也沛嘗攷鮑王之神肇於東晉而鄞人之尊信而嚴事者莫著於宋代史衛王之營廟樓楚公鄭越公之請封固不必援以爲重至若清敏豐公宣獻樓公正肅袁公習庵陳公皆以宏文正學卓乎爲一代名臣而亦爲之改祠額構行殿奏加王父母及其夫人封號是豈惑於邨巫里媪之說而姑相神奇者乎夫亦王之遺澤有以浹洽乎人心而使

之相感也夏公生南渡之季親見夫鄉里鉅公所以致
敬於王者而亦爲廟以奉之豈知身歿之後到今六七
百年民之奉公而神之者固無異於王之靈也吉安之
記亦四百年矣亦當與樓泰州之記王廟者並錄於志
乘中以存先輩文字之略而毋庸議其質也抑又攷之
青山顯跡廟乃鮑王冢墓之所宋嘉定閒里人陳伯墅
修之及卒而鄞令趙崇岳命鄉民禘祀伯墅然則斯廟
之禘公者或亦援其例也陳吉安亦名臣其歸老時嘗
割田以廣王廟如仿禘公之例而並禘吉安是所謂鄉
先生之祭於社也吾深望夫後之知禮者矣

李文定公祠堂記

宋南渡而徽國出凡著錄門下者閩爲盛江右次之蓋
徽公倡道建陽鄰州之士聞風景附又嘗知南康軍修
鹿洞書院牖啟來學執經問難從者益多隆興府如劉
公度江州如王南卿瑞州如石天民袁州如胡自齋吉
州如曾宅之饒州如董槃澗撫州如黃去私臨江軍如
張元德建昌軍如包克堂興國軍如吳伯豐南康軍如
曹簡甫彭梅坡諸先生皆以文公高座相望於江西千
里之間雖槐堂鄉里之私不能與之抗也

信州有陳克齋趙章泉亦

朱門以宋時州隸

兩浙東路故從略建昌縣在宋亦隸南康從游諸子大

都七八人而莫著於李文定公當時與勉齋齊名並稱黃李吾攷勉齋祀孔廟實當

國朝雍正初百餘年來文定無議及之者鄉縣雖有祠屢建屢毀魂魄棲息之所亦復闕如斯誠典禮之失矣祠始於宋舊在西關外明嘉靖中移城隍廟之右粵寇亂焚燬殆盡每歲祀事支帑金如例權假公所陳設几席祭畢撤之如是者有年光緒癸未余始至建昌卽與鄉士大夫議復公祠以歲之不登財用困乏蹙頞無計乃相城隍廟前室闢其東楹改爲祠堂奉公粟主春秋仲仲丁於此行禮距明祠僅百步公裔數十家散居鄉

邨秀而文者咸來助祭再拜請一言用勒諸石嗚呼經
正則民興民興則無邪慝此消長之機治亂所由判也
今之建昌號爲難治禮教不行而民俗頽壞其所由來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名賢過化之地山川猶是也風物
猶是也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俗胥異焉已惟願
我父老子弟仰止前哲效法儒修漸摩夫詩書仁讓之
風一洗其鄙野囂陵之習俾此建昌仍稱鄒魯固守土
者所甚幸抑亦鄉先生陟降之靈所欣慰也旣碣其堂
遂以此言爲縣之承學者勸焉

錢忠節公祠堂記

吾鄉世族前明稱楊張屠陸四家而苟藥泚錢氏實與之匹蓋自紀善靜能先生遭遜國之變託疾辭官始著風節綿綿繩繩科第鼎貴文章政事彪炳其間至忠節公抗命桑海支拄南天爲故國河山增重其子弟之從亡從死者亦復九人斯可謂世家之極盛者也公以思廟遺紳倡義奉魯拜督師之命繼仕於唐歷中丞監國次閩再出從之典樞政參閣務爲悍帥所厄不竟其用崎嶇兵革卒絕粒以死當時易名忠介逮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純皇帝褒勝國諸臣特錫忠節之謚世遂稱錢忠節公

於乎

真人受命六合嚮風仗復仇討賊之名以迅掃殘孽區區一隅何足與

王師相抗然而有志之士欲假少康之成旅以挽建武建炎中興之運流離轉徙百折不回藉以報祖宗三百年知遇之恩而完一代世臣之局其事可悲而其忠不可沒也宜乎讀公之傳弔公之居流連慨歎而不能已也公刺太倉知崑山崇明皆有惠政則吳中宜有祠駐軍瓜漚而有憑江十戰之捷保障邨民秋豪不擾則越中宜有祠受任閩海飄泊數年完節於琅江旅葬於黃

藥則閩中尤宜有祠而至今無祠之者卽吾郡之旌忠祠公與張忠烈竝祀正室要亦非專祠也同治庚午里社諸君子始議爲公建祠相地於棲心寺之右營度垣宇土木偕作距公家芍藥泚東西相望不過百餘武修專祀之儀以稱

與朝崇獎忠義之典天下之公言也豈徒爲世家喬木之私哉祠旣成東室以公諸弟配西室以公諸部將配焉

沈文肅祠附祀林夫人記

穆廟之中興也實賴

兩宮皇太后垂簾訓政宵旰憂勤用能削平寇難脫斯
民於兵革水火之中衽之席之重覩天日以視漢明德
宋宣仁挈全盛之天下授之嗣主其難易竄不侔矣維
時諸侯大夫妻以忠忱才智聲聞當代者莫如沈文肅
公之配林氏林固雲貴總督文忠公之女而以文肅官
封一品夫人者也咸豐六年文肅守廣信夫人隨行八
月僞王楊輔清自吉安潛師東出陷貴溪陷弋陽警報
至郡文肅方籌饟河口守陴卒四百人聞風潰吏役士
民亦東西竄且有具舟具扇輿請夫人出城者夫人不
可刺臂血作書乞援於饒壯果公饒時以浙兵駐玉山

扼三衢門戶得夫人書傳示所部所部皆感動越明日
文肅至又三日饒軍至又明日賊乃至夫人躬汲爨具
壺漿以饒士卒軍氣咸奮驍將江長元畢定邦賴高翔
等鏖戰六日破其長圍賊西遁信郡復完蓋自粵寇倡
亂湘鄂江皖百城糜爛其勢如破竹而廣信以夫人一
書之九歸然獨存宜乎當時諸將帥動色驚歎僉謂如
夫人者洵不愧文忠公之女也光緒五年文肅薨於江
督任所夫人已前卒

詔立功諸省並建文肅祠沛需次豫章言於江撫李公
文敏以爲廣信之祠宜祔夫人李公然之逸巡未及奏

會去任遂已繼其任者潘公霽始因信郡官民之請疏聞於

朝有

旨俞允時光緒十年也行省奉部檄頒下郡縣沛適蒞事上饒乃與邦之諸君子議於文肅原祠闢前室專祀沈公改後室並祀林夫人以合耐食之禮眾皆諾沛捐俸爲倡鄰邑諸令長各以貲入費錢三十餘萬明年四月工竣卜日選牲奉安粟主如典例信之人拜公夫婦訢訢然若慈父母之歸來瞻仰恐後父老述當年遺事至有泣下者嗚呼此足見公與夫人所以保障信土而

留遺愛於斯民者深且遠矣。抑聞之晉朱序之母，佐序守襄陽，史所稱夫人城也。而襄陽卒陷於苻堅，明周遇吉之夫人同守甯武，以驍勇爲流賊所憚，而甯武卒陷於李自成，偉略精忠，非不光耀史策，而九原之下，猶然齋恨。蓋一則值偏安之局，一則際板蕩之秋，所遇非其時也。公夫婦以賢伉儷，並爲中興名佐，功伐昭著，白首全歸，輿誦之聲，殆徧江左右。此一城完土，且復纓紱，笄珈同膺廟祀，豈古人所能彷彿邪？勒石斯祠，尤爲公與夫人慶遭際焉。

匯川講堂記

乾隆三十二年吾鄞李匯川先生以工部郎出守臨江
甫下車廉治大猾築中洲橫河隄吏不愆法民不苦災
乃修郡衙乃葺試館乃創普濟堂數年之中百廢具興
而尤有德於清江者莫如遷學一事始清江縣學僻倚
東城規制湫隘潦漲及門二百餘年未有能徙之者漕
督楊勤慤公縣人也屢倡厥議事弗克集先生旣蒞郡
召令長召學官誕告搢紳相與率作卜地於百花洲實
宋名臣向伯恭薌林遺址裒金購材蠲日命役寒暑三
易大工告成輪奐崇闓觀者興歎於是學使曹君文埴
記其事編修楊君壽楠頌其功礲石刻文與學俱永方

事之殷也。先生日詣工所，指畫其得失，而監視其勤惰。甚風雨弗輟，暇則與庠士攷論文藝，以師道爲己任。故射圃觀德堂之左，舊有匯川講堂，無何先生忤上官拂衣東歸，講堂遂廢。及臨江邁寇難，學亦焚燬。邦人重建宮廡，雖仍故地，而講堂無過問者。光緒六年，余攝令清江，首謁

文廟，徘徊瞻仰，慨然思鄉先哲之遺緒，越明年，訓導李君春萼規創署宅，闢其前爲觀德堂，余告之曰：學之始遷匯川，先生力也。今諸君蒙賴基構，幸得此爲絃誦之室，齋沐之所，何莫非先生賜乎？闕而不報，非情也。宜攷

舊蹟割堂之東楹仍曰匯川講堂以奉先生粟主於禮
斯協李君曰善哉微令君言幾忘前使君之德大有造
於吾學也而況餘澤之及民者且不惟吾學賴之也乃
與教諭熊君家驥率諸生修祀事而屬余記其本末以
示將來遂詮次如右先生諱昌昱字復旦乾隆十九年
進士臨江地志陋略無傳新修江西通志始特書於宦
績錄云

景賢堂記

吾四明舊有鄉曲義田莊史忠定王實創其事端憲沈
公莊靖汪公交贊之士大夫家有親喪不舉孤女不嫁

者投牒於郡參稽得實以次而授緡焉自宋迄元歷百
八十年不廢莊中有先賢祠以祀三公凡助田者列侑
於旁王尙書厚齋先生爲之記顧考寶慶四明志所祀
汪公爲莊靖之父少師而尙書記則稱莊靖殆元代易
之也至正末吾郡遭寇亂遺冊蕩然莊與祠俱毀明興
三百年無有繼之者

皇朝敦尙義行時舉保受闕救之法以勸相斯民旌義
之坊徧海內而吾邑素號義鄉尤汲汲焉以不逮前修
是懼同治戊辰里黨諸君子相率爲感存公所一區其
制以給讀書之士暨子若孫不幸而蚤世者月卹其寡

孤孤成立乃已其錢則籍好義者姓名量其輸之多寡
月要而歲會焉諸巨家大賈以重資入者別籍之是舉
也雖與南宋義莊之制規約不同而質諸忠定之言俾
爲士者專意學業人人知身後有所恃而不汨喪其素
節其義則同也諸君子之言曰高曾之規矩後人所遵
行者也維南宋義莊諸先正以魁儒碩學出而爲名臣
及其投紱解組之後猶復創設義舉嘉惠鄉里數百年
來能使後生小子仿其意而變通之先河之功惡可沒
也是宜有祠以復久曠之典迺於公所之中闢堂曰景
賢首列汪少師及三公神主而屬沛增其所宜祀者沛

讀樓宣獻集知宣獻及王溫州伯禮曾任其事繼則高
邵武裕如袁樂平木叔掌之之四公皆宋人也讀王尙
書記而知陳清敏之孫監丞定孫史忠定之裔推官猷
父於元初踵其緒之二公皆前宋世家遺者歿於元者
也竝宜崇祀正南嚮之位凡十又考薛德載重建記元
有吳提管濠孫盧掌計全祖同守莊職無忝厥任亦宜
從諸公之後左右附之報前賢而諷來哲登斯堂也將
必有觀感而興起者諸君子倦倦爲鄉國悠遠之計意
在斯乎若夫宋元名宦林郡守程提刑陳廉訪蘇教授
姜學錄張同知諸公皆於義莊有勞者姑以俟異日推

廣之焉

正誼堂文集卷十